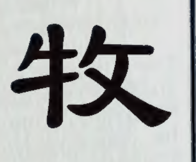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illegible]洋卷之十二目

化導

韓延壽　焦貢

卓茂　魯恭

周澤　鄭興

欒巴　張奐二見

許荊　秦彭

劉寬　賈彪

婁寬　劉矩

張霸　董和

梁毗　令狐邵

孔文舉　顧憲之

劉損　樂遜

鄭述祖　房景伯

周舉　辛公義

閻憲　王志

梁彥光　張長年

馮伉　韋景駿

陳文惠公堯佐　蘇子瞻軾　三見

周彥質　蔡襄

孫莘老　張魏公浚

王侍制　陳修

周自强　張戩

呂陶　陸襄

戚倫　吳師禮

顧文昱　俞偉

張養浩　何文淵

張得中

牧津卷之十二　化導

明山陰祁承㸁輯

韓延壽

韓延壽少爲郡文學、父義以諫燕王死、昭帝用魏相言、擢延壽爲諫議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穎川、穎川多豪强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穎川由是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敎以禮讓、恐百

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

畏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稅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

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
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
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曰還
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
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
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
敢此門卒不
形作此言一敬此太守不能聞此言
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
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

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無因自進、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

表率、不能宣民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即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

感人惟在自信得及、自信惟在力行得真、

穎川東郡之政、古今莫能及者、惟延壽

自不以爲迂、故下民不以爲迂、而以爲信

信之時義大矣哉 ○韓長公禮讓化民、仁

心爲質、爲宇宙養生機而無殺機、卒與蕭

望之相攻訐、而伏法坐棄市、何天道之夢

夢也、

焦貢

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遺、詔遷貢

百姓揮泣守關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二

千石、貴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好學多貧宇宙間那得有此風俗、

卓茂

卓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曆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

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

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神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其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千古循良、每稱卓太傅、亦何嘗有赫赫名

乎、蓋化民成俗、政止此矣〇卓太傅居鄉居官、一生作用、惟在近人、王道本乎人情、吾於子康見之、

魯恭

魯恭始爲郡吏、舉直言、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數令不能決、恭爲平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

去掾吏涕泣共畱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

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肥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畱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

之在郡三年州舉尤異後拜侍御史累遷侍中復爲東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捕繫盡破平之州郡以安

魯仲康高處在侃直眞誠絕無俗吏紛飾意若止以三異美中牟便爲後世開獻頌之門矣○處張漢一事見匡濟才

周澤

周澤、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頒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稱、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稱、

郴都奉公克己、在位者咸自勉勵、眞身先之化、

鄭興

鄭興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惜哉禮教之化、未能竟其施也此君必有可觀、

欒巴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爲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陲、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

夫、與杜喬周興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
再遷豫州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
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
祠、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
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欒叔元始是異人、而爲政則平實可循

八、許荊

許荊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
攻之、荊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

相犯、咎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
如令死者傷者滅絕、願殺身代之、悉家扶荊起
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荊名
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
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荊為設喪紀
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
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
狀、乞請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郴人謝

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

許荊是敦行人其訓俗有身教在但漢世教民每多自責至於引咎陳狀如此尤切何治不臻

秦彭

秦彭建初元年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illegible]升堂

揖讓之禮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别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

以禮訓人固佳農月履畝分别肥瘠絕姦吏虛冒之弊尤佳

劉寬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恥之心不在作用間論張弛也

賈彪

賈彪與荀爽齊名，舉孝廉，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數千，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引車治殺子婦，而城南賊已面縛自首，只

是一念真心所感格耳、

裘覽

裘覽、一名香、爲蒲亭長、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

我鴟梟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母子自有至情、故惟在[illegible][illegible]感動、則天性之愛自勃不可遏、若里胥淩弱衆暴寡視三尺如綴旒、恐不可以鷹鸇不如鸞鳳、

一語爲後世作無限養奸符也、

劉矩

劉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此二語、宜令民家各書二行、置門柱間、

張霸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illegible]
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發書[illegible]賊、[illegible]

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並蔣散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但聞誦聲賢太守之化理可想若明用信賞羣賊便束手歸附其作用更遠

董和

董和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縣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

相攜乞爾者數千人、示儉示禮、自是化導之術、

梁毗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由是遞相凌奪、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物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不欲受金亦何至慟哭若斯此以感動豈
吏耳、

張奐

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如此愚俗、卽嚴刑未易改、惟義方以動其至情、乃得翻然、

令狐邵

令狐邵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麤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

大凡州牀之世，司牧之興起文教者，尤多，若文明既振，反覩爲緩圖，此意殊不可曉。

孔文舉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鄭子𦘕台

困爲符愛釜庚之問以傷烈士心與豆三斛從之復言

與豆償三斛亦愛釜庚之問矣正不欲傷烈士心

顧憲之

顧憲之覬之之孫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死生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充南豫二州事。

剖棺洗骨，如此弊俗，亘古未聞。憲之不但當爲陳生死之別，更自當首陳悖逆之條

於此猶覺過寬、

劉損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閶門便入泰伯廟時廟室頽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風猷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卽發帑整葺、

味此二語便有風尚一世之槩、

樂遜

樂遜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閒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

東寇亂、學者散逸、遯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遯賢良、五年、遯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遯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遯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

懸車之年、始竟儒者之用、而勸勵生徒、化翔蠻貊、治效章章、可爲皓首窮經者矣、

鄭述祖

鄭述祖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舉。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廵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布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先是述祖父道昭亦嘗爲此州，曾於東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時述祖年方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石銘，云中岳

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慟羣僚父子皆竝有政迹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父子相繼以善政聞百姓安得無甘棠之思為人父者不忍負君而忍訐子化行俗美槩可想見

房景伯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

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畢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化民之術革面不如革心賢哉阿母所訓遠矣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所能誠哉是言

周舉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

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欲解愚民之惑，不得不責備子推，然欲溫食，則溫食可矣，即子推亦何能使民不舉火也。

辛公義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母妻子、不相看養、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風俗、遣人巡檢部內、凡疾病者、以牀舉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或至百數、廳廊悉滿、公義親設榻、獨坐其間、日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飲食、於是悉差、方召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既復差、汝等勿復信之、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

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畱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牢側、驗問十餘日間、决斷咸盡、方還大廳、受新訟、皆不立文案、遣僚佐一人、側坐問訊、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欲訟者、父老遽相曉曰、小事何忍勞

使君多雨讓而止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淮海皆若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則就公義禱焉乃開空中金石絲竹之響

聽斷不時囹圄幾滿讀辛公義傳能不汗下乎若輿疾至廳非眞有民物一體之意不能為此○每誦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之語追思作令時尚懷餘歉長民者當時錄此言作枕中鴻寶

閭憲

閭憲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閭尹賦政、既明且 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蜀郡、民滂沱送之以千數、

不敢負明君之化、眞是根心語、

王志

王志爲宣城內史、淸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

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亦歎服之

方到官而便能使父老止訟何以聲先之化若此

梁彥光

梁彥光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

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中庭，設以草具。及大成，皆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爭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諡曰襄。子

戴帽飴、不特饒從政長才、抑且妙化民機致、民謠何足信哉、

張萇年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事雖細而以動境中之觀聽最捷、但後復

有爭恐巳牛有限、爲之奈何、

馮伉

馮伉第五經宏詞、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眞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嚚、以滑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敎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敎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

只不受帛一事、便受主知、然畢竟以化民

善俗稱良吏、德宗能知人矣、

韋景駿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令少不天、誦此一語、令人悲痛、更不必授以孝經矣、

陳文惠公

陳文惠公堯佐、知開封府、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如此誠信待人、惡少卽不革心、豈無革面、

蘇子瞻軾

蔡元長知維揚日、放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元祐蘇軾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

王定國云、花會、撿舊案、用花千萬朶、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惠民率類此、

坡翁非殺風景人、此亦國奢示儉之意、

周彥質

周彥質歷官循州守、治民以敎化爲本、民以訟至庭者、先諭以禮義、然後折其是非、無不涕泣悔罪而去、久之、民以訟爲恥、蒲鞭遂縣而不試、蘇軾以默化名其堂、官終發運使、

閩化正是彥質之定評、

蔡襄

蔡襄舉進士、知福州、爲復古五塘以漑田、民利之、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知泉州、爲政精明、首興學校、往時閩人多專用賦以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希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

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所羞、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爲痛絕、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敎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敎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敎諭之、久之民俗大化、襄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襄立德政碑、

蔡公之善政、在實心興利、實心敎民、不可忽忽、同粉飾觀聽者論、

孫莘老

[illegible]婦福州民欠市易錢者甚衆有富人

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華老因曰汝輩所以

施錢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至露坐孰若

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

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為

之一空

藉富人之五百萬甦囹圄數百人於俄頃

間便成化工之事豈不甚快但逋官錢者

強半非良民倘以此地為恩奸之地則富民

何罪而爲此輩代償、

張魏公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覩則爭博也、公立判之、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敎官太宰引去、

魏公之意、在感化青衿、更不及爲廣文先生留此一隙自容地

王侍御

王公質出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廟而祀之，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荊南，有媼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嫁，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固召宗人衣以衣媼，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曉人當如是

陳修

陳修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嘗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官、合浦民懷其德、護喪歸葬、執紼行數千里、無一人言疲者、旣葬、哭奠而後去、

其得人之政可想、

周自強

周自強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猺反、自強往見猺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猺酋立爲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於朝、特旨超授廣

西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則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强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

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行化洽、

一小吏、便能挺身說猾胥、其人之膽畧可知、所以竟爲良令、

張戩

張戩舉進士第、攝蒲城令、蒲邑民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戩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脩過、作紀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

言一任，因勸以孝悌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民
[illegible][illegible]莠，改知夏縣，縣素多訟，識一如治[illegible]者[illegible]
民至誠，反覆敎諭，民俗頓革，識歷治六七邑，誠
心愛人，而皆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
[illegible]政，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
濟而後已，

誠心愛人，而又有術以濟之，便是第一等
治行，

呂陶

呂陶諭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拜聽命、

三姊一弟、以半歸姊、亦情理之應然、

陸襄

陸襄在鄱陽、有彭李二家相忿屢告、襄爲設飲

食諭之酒罷同載而還人歌之曰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讐共車欲使百姓無怨家方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戚倫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倫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徙牢其箠挺絙索比他邑數倍民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

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櫛沐饑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逭者、

先教誨、後刑罰、此政本也、妙在處儕之、而民自聽其引掖、此政術也、

吳師禮

知揚州天長縣，言近[illegible]若為邑，遂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矣，用是為治，邑人便之，

條目易循，期會有信，即此二語，便成羲皇世界，

顧文昱

顧文昱知泰州，前守吳去疾以州民好訟告，文昱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理，民將安訴，頃之，

訟者兩集文昱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俾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月然後得訴思不三月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寃輒爲疏理顧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訟之興也非盛氣則聽唆反覆思之自應可省此法真息訟第一義

俞偉

閩俗生子多者，率不舉，貯水溺之，謂之洗兒。俞偉宰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信服者，列坐廳下，置醪醴親酌之，出其文使歸諭鄉人，無得殺子。數月間，活者千計。朝廷嘉之，立法推行一路。

召諸父老為人所信服者，而使之遍諭，此是化導一法。若今日溺女之禁，正當法此。

張養浩

張養浩為堂邑令，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故皆

良民、既加以刑、而猶以盜目之、是絕其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毋負張公、有李虎常殺人、其黨暴戾、舊尹莫敢詰問、養浩盡寘諸法、民甚快之、

罷舊盜朔望之條、固所以待良民、然令舊盜朔望之條、亦可以懲澈民、不可謂養浩之罷爲全得、惟舊尹莫敢問者、而盡寘諸法、則寬中之嚴、乃見高手、

何文淵

何文淵守溫州時、永嘉百姓余良規良亘兄弟爭財、訟於郡、文淵訊知其儕皆惑於婦言、乃屬其鄉之耆老、立兩人於庭下、以大義開諭之、因援筆判一詩於其狀後、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規兄弟感泣伏謝、遂相敦睦、

此兄弟自是解事人、故化誨猶易、不然、雖誦詩三百、頑悍自如、

張得中

張得中、永樂初以茂才徵、後登進士、爲應天江寧令、京師赤縣、機務繁劇、前令率繩之以法、得中更以平恕、簿書期會、米鹽細數、必躬親之、民有犯法當流者、其母訴乞留養、得中曰、民顧犯法、固可罪也、母老失養、尤在所矜、寧失不經、以爲卒道勸、卒杖而遣之、有隸於公所、貧困莫支者、即弛其役、且遺之衣食、每丁夜而起、丙夜而息、未嘗樹赫赫之聲、而民安其政、以薦修永樂大典、得中性嗜書、自起家至歷官、無日不[illegible]

硯

自是儒吏作用，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硯，乃大快事，然不知此公，何以得此暇日，

栰津卷之十二 終